



水經注疏要刪

ル 5
3659
3



門 儿 5
號 3659
卷 3



水經注疏要刪卷十一 文不與言宜都楊守敬撰

易水

經易水出涿郡故安縣閭鄉西山水出於安而西右一

熊會貞曰按漢志兩言易水於涿郡故安下云閭

鄉易水所出東至范陽入濡於中山國北新城下

云桑欽言易水出西北東入滹蓋閭鄉在故安之

西卽北新城之西北地本相近所出水皆有易之

名班氏故兩著之水經言易水出故安閭鄉西山

似主漢志故安之說實則主桑欽北新城之說卽

注所謂南易也觀注敘南易云石虎岡之東麓卽

要刪卷十一

一 易水

經所謂閭鄉西山明以南易之源為經易水之源
矣又云逕容城縣故城南即經東過容城縣南之
說且云逕新城縣北復引桑欽易水出北新城西
北之說以證之是經之易水即注之南易無疑注
則兼從漢志兩說故先敘北易逕故安南以合漢
志故安之易水其云逕容城故城北明非經過容
城縣南之易水後乃就經敘南易苦心分明二易
源流於是秩然可識蓋經言易水出故安而實不
指漢志故安之易水以言過容城南不經主桑欽
北新城之易水而又不明言過北新城非酈氏剖

析幾令人茫然莫解也

注誘是涿人事經明證此又東合澗水而封曰涿左二

高誘為涿人唯見於此今本呂氏春秋序題河東

高誘撰按淮南子序乃以濮陽令遷監河東也

注傅逮述游賦曰左二

傅逮未詳

經東過范陽縣南又東過容城縣南注易水逕范

陽縣故城右三

熊會貞曰趙戴於故城下增南字非也經言易水

東過范陽縣南又東過容城縣南實以南易水為

易水故酈氏後文敘南易云東逕范陽縣故城南
東逕容城縣故城南也若北易則在二縣之北下
言易水與諸水互攝通稱東逕容城縣故城北則
此乃逕范陽縣故城北脫北字耳蓋注於北易所
指者經之范陽故城也其水則非經之水也趙戴
皆未見及此故因經有過范陽縣南之文遂於故
城下臆增南字而於酈旨不合矣又按巨馬水
注云東南逕范陽縣故城北易水注之卽此注所
謂易水逕范陽故城北又東合濡水而注巨馬水
也益知此注當脫北字非南字也

注二館之城澗曲泉清山高林茂方外之士尚憑
依舊居取暢林木

左三

戴氏移訂是也然原文有并廣一里許俱在罍阜
之上上衰而下方十六字何以刪之余謂入於澗
曲之上上文意尤足也

注東西六七十步南北五十步

左四

此何所據而改之若以金臺東西八十步南北如
減臺大如陂爲嫌則注明云臺右陂北也

注南北如減高十餘丈

左四

戴意下有並高數丈之文故以此高十餘丈爲衍

不知彼所云並者謂小金臺蘭馬臺也金臺為最
著豈有不特出其高者御覽引亦有之戴刪之非
是如減謂約畧減之也若作加則不可解矣

注濡水舊枝分南入城東大陂

左五

熊會貞曰此城似指上文適縣但適縣在濡水北
此云濡水枝分南入城東之陂則城在濡水南不
知何指酈氏無此文法也按其地在故安故城之
東城上當脫故安二字

注北易至涿郡范陽縣會北濡

左六

趙氏誤以上文南濡與北易連讀故以注為謬

注東逕容城縣故城北

右七

趙從全說於東上添巨馬水又四字非也注明言
易水與諸水互攝通稱則以下雖巨馬水亦即易
水矣

注范曄漢書云中山簡王之窆也厚其葬採涿郡山
石以樹墳瑩陵隧碑獸竝出此山

左七

今本范書云大為脩冢瑩開神道又云發常山鉅
鹿涿郡柏黃腸雜木無山石云云此當是他家後
漢書之文傳寫者誤為范書也

注又東流南逕武隧縣南新城縣北

左八

漢之武遂縣在武強非此地此即地形志之新昌
縣永熙二年置據此則知魏之新昌其先本為武
遂至永熙二年始改為新昌隋志遂城舊曰武遂
可證 熊會貞曰元和志寰宇記俱言北魏永熙
二年置新昌縣隋改為遂城不言先有武隧縣即
注亦但言燕取趙武遂不言置武隧縣事則縣字
蓋城字之誤

注漢高帝六年封趙將夕於深澤

右九

按史漢表並作八年此作六年誤

注水側有渾渥城易水逕其南東合滏水

右十

熊會貞曰據滏水篇滏水逕阿陵後始入易水在
今任邱縣東北此云易水合滏水在逕渾渥城之
後逕易京之前則在今任邱縣西北不合按當以
此篇為是

注故桑欽曰易水出北新城西北東入滏

右十

熊會貞曰按桑欽之言漢志引之又漢志云滏河
至文安入大河不言入易言入易者水經也全氏
之言種種差謬而趙氏引之何耶

注高漸離擊筑宋如意和之

右十

韓非子淮南子宋玉遂賦周弘直詠荆軻詩并有

宋如意

經又東過安次縣南 注易水逕縣南鄭縣故城北

東至文安縣與滹沱合

熊會貞曰按安次在鄭縣東北相去甚遠不得先

逕安次後逕鄭縣注文當云易水逕鄭縣故城北

東至安次縣南文安縣北與滹沱合方合

注是以班固闕駟之徒咸以斯水謂之南易

熊會貞曰水經專敘南易何以趙氏誤以為專敘

北易而云未嘗兼敘南易耶

滹水

注南逕候塘

當從朱趙疊候塘二字

注又東合溫泉水水出西北 東流注于滹水

熊會貞曰一統志溫泉水在渾源州東南一百里

西南流入滹水即注之溫泉與注言水出西北東

流注滹正相反戴氏於東流上增水自原三字無

據

注縣古屬代漢靈帝光和元年中山相臧昊上請別

屬也

此語未詳出何書按郡國志已無靈邱縣據此注

知後漢末別屬地形志前漢屬代後漢晉罷則已不知果省於何代至元和志寰宇記則直以為後漢省矣

注趙敬侯二年敗齊于靈邱

左三

按史記趙世家本作二年敗齊于靈邱下文三年救魏于廩邱則此作二年審矣朱箋趙戴並云史記作九年不知所據是何誤本

注有一水南來注之

左三

熊會貞曰一字是趙作二非也嘉牙川即指澠水因至此有嘉牙川之名故云澠水逕嘉牙川耳別

有一水三源合流注澠注自明晰

注中人城西北四十里

左四

按寰宇記唐縣下引應劭地理風俗記云中人城西北四十里有左人亭鮮虞故邑此注下文又引應劭云唐縣西四十里得中人亭是左人城在中人城西北四十里中人城又在唐縣西四十里則左人城去唐縣七八十里戴氏未考寰宇記臆改之與水道亦不合當從寰宇記錄應氏原文

注中山記以為中人城又以為鼓聚殊為乖謬矣右十五熊會貞曰酈意言本是中山城而中山記以為中

人城又以爲鼓聚故駁之是中山中人爲二城紀

要及一統志均謂中人城卽中山城非也
注本無中人之稱璠或以爲中人所未詳也
二十里則減但苦其不東

左十五

熊會貞曰此因中山記以中山爲中人而卽其地
實核之則在望都之西十餘里不在望都之東足
見京相璠東二十里之失

注西逕根山北

左十五

孫云當作狼趙改郎按地形志唐縣有狼山隋志
唐志有郎山未知孰是

注蓋其故城中山所造也

左十五

熊會貞曰城果爲中山所造何得爲樂羊之名當
作蓋其城攻中山所造也

注故曰滏水逕其東

左十六

熊會貞曰此句釋經東過唐縣南之文則戴作南
是朱趙作東非也

注唐縣西四十里得中人亭

右十五

漢志注引應劭曰唐故堯國也唐水在西注當并
引唐水在西之說今本脫之觀下文與應符合句
知原本中人亭下有此四字

注又言堯山者在南則無山以擬之為非也

右七

此二語見下文此當衍蓋後文始詳辨堯山也

注唐縣故城在國北七十五里駟所說此則非也

熊會貞曰下文言堯山在國北七十五里而闕駟

言唐城在國北七十五里不合故云此則非也全

氏改此作北不成語

注史記曰帝嚳氏沒帝堯氏作始封於唐

右七

按史記無此文御覽十八引帝王世紀曰帝堯氏作

始封於唐今中山唐縣是也堯山在北唐水在西

北入河南有望都縣云云酈氏刪削其文而首有

帝嚳氏沒句則又御覽刪之也

注堯山在南 先後論者咸以地理之說為失

左七

按堯山在南本班氏自注趙氏所見何本以為應

劭 地理下趙增志字是也戴增記字非

注地理志曰盧水出北平疑為疏濶

右九

熊會貞曰酈氏謂盧水在盧奴班氏不應以北平

之水為盧水耳非謂誤以北平為右北平也趙氏

未得其旨今本漢志注引應劭作右北平衍右字

然非酈意

注漢末喪亂山道不通

右三

此當以漢末喪亂山道不通八字移下晉魏云云之上則無顧氏之疑矣蓋酈氏所稱舊有所稱中世卽指孝宣以下也

經又東過安喜縣南

右三

憲喜通非訛後漢志魏志隋志並作喜

注又東南逕任邱城南

左三

寰宇記引三郡記漢元和二年巡檢海使中郎任邱築此城以防海寇

注卽古陸城漢武帝元朔二年封中山靖王子劉貞爲侯國者也

右三

戴氏據漢志改城作成然漢表是陸城與志異索隱於田叔傳陘音刑縣名屬中山是所見本漢志異蜀志先主傳貞爲昭烈之祖封涿縣陸城亭侯然則城字不誤錢大昕曰陸城本中山之地貞以王子封侯改隸涿郡其後失侯地入於漢爲縣宣元之世中山王絕而更封仍以縣還中山也

左三

注漢質帝本初元年繼孝冲爲帝追尊父翼陵曰博陵因以爲縣

後漢書桓帝紀延熹元年分中山置博陵郡故郡國志無博陵郡建寧四年有博陵太守孔彪碑

此為酈氏誤記無疑

注趙靈王及代人救濁鹿敗燕師于勺梁者也

右三

今本竹書亦無武字古書於武靈王或稱武王或

稱靈王或稱武侯此不必增武字又按今本竹

書系此於周顯王十七年是當趙成侯二十二年

下距武靈之立且二十六年其為誤系無疑

注漢章帝章和二年行巡北岳

右五

一統志章和二年當作元和三年

注徐水屈東北逕郎山

左云

熊會貞曰屈東北不誤河水注河水東流三千里

至于闔屈東北流者也即其語例又浪水經云涅

水屈北入員水亦與此同戴改作東北屈非

注山南有郎山君碑事具于文南又或北陳城左

酈氏言事具于文則碑言是戾太子之子非酈氏

揣度之辭若謂是燕刺王之子尤附會矣

注又東南與沈水合

右三

熊會貞曰戴氏改沈作盧誤上文敘盧水注滌水

謂盧水在盧奴而駁地理志盧水出北平之說豈

又以此水為盧水乎則原本作沈是也

注地理志曰北平縣有盧水東入河即是水也

右三

熊會貞曰班志之盧水酈氏以為沈水故此引地理志謂盧水即沈水非班志又有沈水也朱箋作縣有沈水乃涉上文而誤全氏遂因此疑班志脫沈水未得酈氏之意

注水出西北朔寧縣

左三

朔寧縣無考酈氏不稱故城或即當年之制而地形志無之

注又東南逕北新城故城南河南又逕北新城故城北

左三

趙刪河南二字作又逕北新城故城北戴刪此十

字按一縣兩城之制注中屢見當作又逕河南北

新城故城北

注王莽之朔寧縣也

左三

上文之朔寧或即因王莽有此縣名而立此當仍舊凡王莽之縣注與今本漢志異者趙氏皆改從漢志非也

注又東南逕一故城北

左三

道元不知此城之正名故稱一故城若刪一字其意不明矣

注俗謂之祭過城所未詳也

道元所據是祭過故云未詳若是祭隅則樊輿王
妻之事道元豈未知乎當從趙本仍原文而著其
說於下 又按易水注言樊輿城在新城東二十
里是酈氏明知樊輿城所在何以言一故城是知
酈氏所指必非樊輿所云祭過不得以祭隅當之
也

注地理志曰博水自望都東至高陽入于河是也
戴氏改河爲滌似是而實非也觀此滌水注上文
言是濡水與滹沱滌易互舉通稱矣又觀下巨馬
水注引地理志曰涑水東南至容城入於河河即

濡水也蓋互以明會矣則知酈氏所見漢志本作
入河

注滌水又東北逕阿陵縣故城東

右元

熊會貞曰寰宇記阿陵在任邱東北二十里滌水
自依城北東北流逕阿陵北不逕其城東也東字
蓋北字之誤

水經注疏要刪卷十二
 聖水
 注東逕桃仁墟北或曰因水以名墟則是桃水也或
 曰終仁之故居非桃水也謂終為是
 酈氏蓋述兩說一就桃字為說謂之桃水一就仁
 字為說謂是終仁而非桃水故下文引漢志辨桃
 水上承涑水當為終仁之故居非桃水也趙戴改
 桃水為桃仁失酈意矣 謂終為是終下脫仁字
 注桃水又東逕涿縣故城北
 熊會貞曰按涿縣自漢至北魏未廢各地志皆云

水經注疏要刪卷十二

聖水

注東逕桃仁墟北或曰因水以名墟則是桃水也或
 曰終仁之故居非桃水也謂終為是
 酈氏蓋述兩說一就桃字為說謂之桃水一就仁
 字為說謂是終仁而非桃水故下文引漢志辨桃
 水上承涑水當為終仁之故居非桃水也趙戴改
 桃水為桃仁失酈意矣 謂終為是終下脫仁字
 注桃水又東逕涿縣故城北
 熊會貞曰按涿縣自漢至北魏未廢各地志皆云

卽今之涿州治而此注言故城似有移徙考地形志涿有涿城是縣有移徙審矣

注王莽更名垣翰

左三

此是酈氏誤以涿郡下之文記於縣下漢志武垣莽曰垣翰亭無緣涿縣亦同此名趙說亦非

注晉太始元年改曰范陽郡

左三

寰宇記魏黃初七年改涿郡爲范陽郡則非至晉始改然以魏志曹矩傳考之黃初五年封范陽王七年徙封句陽似改郡當在黃初五年

注東遷垣縣故城北史記音義曰河間有武垣縣涿

有垣縣

右四

史記趙世家趙孝成王七年武垣令傅豹徐廣曰河間有武垣縣本屬涿郡是徐廣特以武垣初屬涿郡後度河間不云涿別有垣縣此注河間有武垣涿有垣縣則明明以爲兩縣與徐廣說不相應然寰宇記謂武垣在河間西南四十里此良鄉之垣水安能遷之疑秦漢之垣縣其地本在涿至後漢乃移於河間也故酈氏抄變徐廣文而云涿有垣縣一統志因謂涿州北有垣城

注左合婁城水 右注白祀水

右五

熊會貞曰婁城水以婁城得名其水必近婁城白
祀溝既出婁城東則婁城水在白祀溝之西當云
右合婁城水若左合是婁城水在白祀之東與婁
城隔矣於命名之義不合注文左右二字當互易

注王肅曰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

右五

此說王伯厚困學紀聞取之然奕奕梁山維禹甸
之此本禹貢治梁及岐之義若在涿郡恐不得云
維禹甸之也漢志東郡燕縣南燕國姑姓黃帝之
後詩云韓姑於事理尤合此則去關中之韓差近
巨馬水

注涑水東逕徐城北出焉

右七

熊會貞曰出焉上脫桃水二字聖水注桃水首受
涑水於徐城東南良鄉西分垣水世謂之南沙溝
卽此水也趙氏增沙溝二字似是然下句言世謂
之沙溝水則此句不得先言沙溝也戴增故瀆二
字以爲指下文涑水故瀆不知所云故瀆者卽指
逕徐城之涑水以此水既分爲桃水又分爲督亢
溝故其細流可云水盛則長津宏注水耗則通波
潛伏也

注河卽濡水也蓋互以明會矣

左九

熊會貞曰滙水篇濡水與滹沱滙易互舉通稱故以爲河卽濡水又道元云博水入滙復引漢志博水入河亦其例也

水經注疏要刪卷十三 宜都楊守敬撰

灤水

注縣故樓煩鄉也 王莽更名富臧矣 左一

今本漢志脫故字富臧較富代於義亦優

注魏皇興三年齊平徙其民于縣立平齊郡 左一

熊會貞曰北史崔道固傳道固歸魏詔徙齊土 魏書

土望共道固守城者數百家於桑乾立平齊郡於

平城西北北新城以道固爲太守尋徙居京城西

南二百餘里舊陰館之西注謂魏平齊卽立郡於

陰館但據徙治之地爲言而隋志馬邑郡雲內縣

下云後魏立平齊郡尋廢但據初立郡之地爲言
皆略也

注其水潛承太原汾陽縣北燕京山之大池

右二

熊會貞曰注謂桑乾水潛承燕京山之大池非謂
洪源七輪相通也戴於潛下增通字非趙改大爲
天則下文世謂之天池爲贅

注信遂降之其水東注桑乾水

右三

信遂降之下名勝志云至武帝時馬邑豪聶壹因
大行王恢言遣將車騎材官匿馬邑旁谷中以致
匈奴匈奴入武州塞始覺大驚引兵還漢將追之

不及卽斯處矣其水流注桑乾水此數行亦似酈
氏語曹氏或從方志鈔入

注桑乾水又東南流

右三

今水東北流

注猗廬廢嫡子曰利孫于黃瓜堆者也

左三

當是徐廣晉記文按後魏序紀穆帝七年帝登平
城西山觀望地勢乃更南百里於灤水之陽黃瓜
堆築新平城晉人謂之小平城使長子六脩鎮之
統領南部利孫卽六脩別名

注又東北左合夏屋山水

左三

熊會貞曰夏屋山水南出夏屋山之東溪則在桑
乾枝津之右當作右合

注南面玄岳

左四

玄岳即渾源州之北岳蓋古書皆以北岳在上曲
陽酈氏作注時尙無以渾源之山爲北岳者然北
方爲玄色是亦有北岳之漸也

注北對涼州池之南池池方五十里

右五

熊會貞曰按河水注鹽池東西三十里南北二十
里池北七里即涼城郡治三十里二十里與此方
五十里恰合涼城在池北則池在南與此所稱之

南池恰合則此池即河水注之鹽池審矣此涼州
池乃涼城郡之訛全戴趙皆未見及臆改涼州爲
涼川何據

注死者父兄皆號泣哀慟

左五

趙戴於哀慟上增六軍二字按晉書載記作死者
父元一時號哭軍中皆慟通鑑作軍士皆慟哭此
酈氏刪略爲文不必增字

注廟前鐫石爲碑獸碑石至佳

右六

下碑字當衍不然則衍獸字

注城周西郭外

右七

周字宜衍

注彭城張僧達樂安蔣少遊筆

左七

張僧達未詳蔣少遊又見圖畫見聞志及圖繪寶鑑趙氏疑下有脫文按下無脫文所云堂南封白臺卽皇信堂也

注是太師昌黎王馮晉國所造

右八

按魏書馮熙傳字晉昌

注孫暢之述畫

左八

按孫暢之隋志宋奉朝請有毛詩引辨一卷毛詩序義七卷在經部詩類又有述藝敘略五卷在子

部兵類孫暢之述畫隋志不著錄御覽七百五十九引

之御覽三百八十一引桓譚新論謂陳平說闕氏言漢

有美女云云不言作畫應劭漢書注則云陳平使畫工圖畫美女間遣人遺闕氏酈氏不引應劭而引孫暢之故以示博也

注明堂上圓下方四周十二戶九堂

右十

按大戴禮明堂月令並云明堂三十六戶戴氏據大戴禮九室十二堂改此文似是然通典引大戴禮有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象十二辰之說蔡邕明堂月令論亦同而後漢光武紀注引禮圖十

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十二戶法陰陽之數是東漢建武之制已與古異況此為魏太和所起酈氏明云或異古或準古似未可據大戴以改酈書注北流逕武周縣故城西

左十

按武周縣兩漢志皆作武州晉省北魏復置地形志作武周魏紀屢言武州山又作州注武周塞武周川武周縣皆作周州周古通用已見沁水篇趙釋戴改周作州非也

注城在高柳南八十里

左十一

熊會貞曰趙戴據通鑑注增百字按下文云高柳

在平城東南六十七里此平邑既在灤水之北以輿圖準之去高柳不過數十里通鑑注引作百八十里乃誤衍百字也况下文豨氏在灤水南又在平邑之東尙止在高柳南百三十里安得平邑反在高柳南百八十里耶此亦本無百字之確證

注灤水又東逕昌平縣故城北王莽之長昌也

右十四

按昌平前漢屬上谷後漢屬廣陽魏晉屬燕國通典寰宇記並云在今昌平州東南而注敘於此是在蔚州之北趙氏疑桑乾為代郡治不應上谷之縣反出其西誠為有見且後漢廣陽郡所領之縣

皆在居庸關內不應昌平一縣遠出關外牽招所
屯當不在此注下文云祁夷水又逕昌平郡東魏
太和中置此則在蔚州北卽一統志所本地形志
平昌郡領昌平縣天平中置亦卽是郡而倒互耳
孝昌中陷故天平復置地形志未詳其始賴此注
言之蓋卽移置於桑乾水南非僑立也故地形志
軍都下有昌平城此卽漢昌平故城

注代城北九十里有桑乾城

魏志任城王彰傳桑乾去代二百餘里

注蘇林據酈公之說言在上黨卽實非也如淳言在

代是矣

右十五

漢書酈食其傳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如淳曰
上黨壺關也臣瓚曰飛狐在代郡西南史記集解
引如說亦云上黨壺關而漢書文紀後六年令免
屯飛狐注如淳曰在代郡史記文紀集解引如淳
說同又引蘇林曰在上黨然則史漢酈食其傳本
蘇林說而誤爲如淳也

注故名代曰東城

右十六

當作故名曰東代城

注或傳書倒錯

右十六

熊會貞曰將城在代城東北十五里而應劭謂代城去故代五十里故以為倒錯

注又逕昌平郡東

左

按地形志無此郡而東燕州有平昌郡云孝昌中陷天平中置疑本太和中與東燕州並置水經注所引昌平郡當互倒力又按非也魏郡當仍漢之昌平為名故所領有昌平縣今本魏志訛倒耳正宜以水經注訂之又見後灤餘水注

注當桓都山作城

右

漢志注無山字非

注北至桑乾入灤是也

右

此灤字當作治後文于延水引漢志作入治是其證此或酈氏之率筆

注瀆舊上承潘泉于潘城中

左

全校本據河水注引皇甫士安語誤潘為漢遂改此數潘字並作瀆大謬辨見河水篇又按紀要云水經注潘當作漢知全說本於顧景范

注魏土地記曰去平城五十里

右

熊會貞曰平城當作平原魏僑置平原郡見後文平城去此數百里何止五十里蓋本作平原淺人

第見上文有平城而不審下有平原郡之文遂妄改之

注又東逕馬城北

右十九

熊會貞曰戴改北作南蓋以上脩水逕馬城北故謂延鄉水逕馬城南也然二水俱逕其北有何不

可注中如此則北字非訛

注雁門之水出于鴈門之山鴈出其間

右十九

山海經本作間趙氏不引本書與郡國志補注參異同逕改間作門稍嫌武斷

注按史記蔡澤燕人也謝病歸相秦號罡成君疑卽

澤所邑也

左二十

趙氏以其時秦未并燕覈酈注而以許昌之剛成當之不悟是時許昌亦非秦境郡國志東郡陽平有岡成亭劉昭亦謂蔡澤之封是又一說以蔡澤燕人度之或是時已有遙封仍以酈說為優

注于延水東至廣寧入治非矣

右二十三

熊會貞曰酈氏言于延水逕寧縣故城南又逕廣寧故城南又逕茹縣故城北又逕鳴雞山西又逕且居縣故城南而後注于灤水是酈氏謂漢志當云于延水至且居入治不當云至廣寧入治也今

本漢志脫廣字又誤治為沽趙戴遂誤會妄改不知至廣寧入沽非至廣寧入治亦非也說文段氏注已見及今更詳疏之

注王莽所謂褫陸也

左三

戴氏改褫作拊王紹蘭說文段注訂補曰褫拊皆誤字其字當作豸楚語曰日月會於龍豸東京賦龍豸注音鬪賈逵曰豸龍尾也合以說文涿流下滴也從水豸聲明龍豸為龍尾流下滴也涿音如篤豸音如鬪聲之遞轉故王莽以豸聲近涿陸聲近鹿改涿鹿為豸陸其實豸陸即涿鹿也拊褫皆

形近致誤錢竹汀亦謂東京賦之豸當為涿字

注留其民於涿鹿之河

左三

逸周書嘗麥篇蚩尤乃逐帝爭於涿鹿之河然史記云黃帝邑於涿鹿之阿似阿字是

注水導源縣之東泉

左三

熊會貞曰東泉不成語泉當作皋

注涿水又東逕平原郡南

右三

熊會貞曰地形志無此郡

注涿水枝分入匈奴者謂之涿邪水

右三

藝文類聚寰宇記並引十三州志涿郡南有涿水

北至上谷爲涿鹿河其支流入匈奴者謂之涿那水

注山屋東有温湯水口

熊會貞曰屋蓋厓之誤

注不得言大翻山東

熊會貞曰不得言大翻山東當斷句酈氏言温湯出土亭山魏土地記乃言大翻山東有温湯水口故駁之謂温湯不得在大翻山東也孫說穿鑿謝氏趙氏不細審其句讀故一以不得言三字爲衍一云不得言下有缺文也

注灤水南至馬陘山謂之落馬河

熊會貞曰趙戴改河作洪非也落馬河以馬陘山名因山中灘石湍激又有落馬洪之名故此云灤水南至馬陘山謂之落馬河下云又南入山湍湍十許丈謂之落馬洪改此作落馬洪豈不與下複乎

注灤水又南入山

熊會貞曰御覽七十引亦作入此先言入山下言自南出山始釋經東南出山之文本無訛誤趙戴憑臆改此作出山則下自南出山句爲贅語矣

守敬按灤水南至馬陘山下舊有謂之落馬洪五字與下節注文複又下舊有經文又東南出山五字按經上文不言入何山此亦不言出何山今即謂之落馬洪五字複語核之乃悟前此五字是衍文而又東南出山五字經文又涉下注文而衍既衍經文後人又於注文中增灤水二字經注皆不可通矣今以又南出山直接馬陘山下而以又東南三字移下過廣陽薊縣北上經注遂無不合渙然冰釋矣

注昔周武王封堯後於薊武王封召公之故國也

史記武王封堯之後於薊封召公奭於北燕是分燕薊為二國漢志謂薊故燕國召公所封則合為一矣史記正義召公始封蓋在北平無終縣以燕山為名後漸強盛乃併薊徙居之寰宇記召公封燕即今涑水縣是燕薊本為二國之證酈氏亦明知為二國但注語措辭未當遂若堯後召公同時并居一國者若云召公之後亦國於此則無弊矣注秦始皇二十三年滅燕以為廣陽郡

按秦本紀是二十一年取燕薊城當從趙作二十

一年秦廣陽郡不見他書然道元必非無據而自來說秦三十六郡者皆不據此注數廣陽郡何耶

又按梁玉繩史記志疑取之

注有魏征南將軍建城鄉景侯劉靖碑

左三

熊會貞曰據鮑邱水注載靖碑詞作征北將軍建

城鄉侯則此南為北之誤魏志劉馥傳子靖追贈征北將軍諡曰景侯

注又東南流魏土地記曰

左七

流下當有脫文

注高粱無上源

右三

熊會貞曰高粱水有二一首受灤水下入鮑邱者

詳鮑邱篇此篇二十五左高粱水出焉是也一出
薊城西北平地下入灤者詳本篇二十七左高粱
之水注焉是也此高粱無上源指出平地而言其
水在鮑邱篇高粱水之南趙氏引鮑邱篇之高梁
釋此竟忘本篇上入行之文

水經注疏要册卷十四 宜都楊守敬撰
灤餘水
經濕餘水出上谷居庸關東
王念孫曰灤省作灤與濟濕之濕相亂因譌而為
濕又譌而為溫濕字俗書作濕溫字俗書作温二
形相似而誤
經又北屈東南至狐奴縣西入于沽河
熊會貞曰據此注灤餘水於狐奴縣西南入沽又
沽水經南過狐奴縣北西南與灤餘水合注云沽
水南逕狐奴城西又南灤餘水注之則灤餘水入

水經注疏要册卷十四 宜都楊守敬撰

灤餘水

經濕餘水出上谷居庸關東

王念孫曰灤省作灤與濟濕之濕相亂因譌而為
濕又譌而為溫濕字俗書作濕溫字俗書作温二
形相似而誤

經又北屈東南至狐奴縣西入于沽河

右三

熊會貞曰據此注灤餘水於狐奴縣西南入沽又
沽水經南過狐奴縣北西南與灤餘水合注云沽
水南逕狐奴城西又南灤餘水注之則灤餘水入

沽在狐奴西南不在狐奴西此經文西下脫南字

沽水

注南即陽樂水也出且居縣

右四

按此水今猶謂之陽樂河今本漢志作樂陽誤

注又逕赤城西屈逕其城南

右五

熊會貞曰古赤城即今赤城縣治陽樂水在赤城之南數十里不能逕其西蓋有錯簡此十字當在上文又東南流注陽樂水上緣候鹵水在陽樂水之北故能逕赤城西又逕赤城南也

注河水又東南右合高峯水

右五

熊會貞曰右當作左

注晉封劉禪為公國

左五

蜀志後主傳景元五年三月丁亥使太常嘉封劉禪為安樂公華陽國志後主志封安樂縣公而上庸郡有安樂縣咸熙元年為公國封劉主然上庸郡屬縣五有六縣當是不數公國晉志無此縣而幽州燕國有安樂國相云蜀主劉禪封此未能定為孰是

注教民植種

左五

後漢書本傳作勸民耕種植字是耕字之誤

注麥秀兩岐

右六

東觀漢記亦作秀按本傳作穗光武諱秀則以作穗爲是

鮑邱水

注水西南流注之

右八

熊會貞曰水上趙增桑谷二字戴增一字皆非也當增其字卽謂石門水下文又西南逕獮平城東南而右注鮑邱水則謂三城水也

注鮑邱水東南逕漁陽郡治也

右八

熊會貞曰注有脫文戴氏作逕漁陽故城南則非

疑 經明言過漁陽縣東則此注必亦云經漁陽東無

注王莽更名通潞

右八

朱箋引王莽名潞縣曰通潞亭以見此郡不應作通潞然閩本汪本漢志並作通潞與注文合惟毛本作北順與右北平莽曰北順復其誤無疑

注首受灤水于戾陵堰

左八

魏志劉馥傳作戾渠陵據此當作戾陵渠

注水出右北平無終縣西山白楊谷西北流

右七

熊會貞曰以今水道證之西山當作北山西北流

當作西南流

注北海河東

左十二

齊召南據恩澤侯表謂文穎注河下當脫間字城為郡字之誤其說似是但史表注引文穎亦作北海河東與此注合且漢表言初封二千三百五十戶史表作三千戶後益封萬七千戶史表作二萬戶斷非一城所能有而北海河間東郡三郡戶五十餘萬亦何至盡以予博陸其時河間尚為王國又何能以與博陸則似作北海河東二郡者尚為近之然其劃分二郡為霍氏食邑今不可考矣

注今其居山之陽

左十二

熊會貞曰趙改為今在且居山之陽戴從之今下增城字亦未考此地去且居縣甚遠此亦戴襲趙之證一統志引作在君山之陽亦未詳何據

注又東南流逕平谷縣故城西

左十二

熊會貞曰當作西南

注昔田子泰避亂居之

左十二

按作子泰者從魏志耳范史劉虞傳注作子春淵明擬古詩聞有田子春亦謂田疇則作春是

注與石一斗令種之玉生其田

左十二

種玉事又見藝文類聚二十引孝子傳云北平陽公輦水作漿兼以給過者公補履屨不取其值天神化為書生問云何不種菜曰無菜種即與數升公種之化為白璧餘皆為錢得以聚婦與搜神記異

注陽氏譜敘

左十三

陽氏譜敘隋志不著錄

注灑水又西南入庚水地理志曰灑水出後靡縣南至無終東入庚水

左十四

熊會貞曰酈氏明言灑水西南入庚水又引漢志

東入庚水而不言其相違之故以今水道證之西南是而東非也可知酈氏所見漢志本作南入庚水

注鮑邱水又東逕右北平郡故城南

右十五

熊會貞曰據魏志田疇傳前漢之右北平郡治平

岡無疑據注上文秦治無終據郡國志後漢治土

垠地形志土垠有北平城秦與後漢似有二城然考括地志

漁陽郡東南七十里有北平城以燕山為板築一

統志謂即秦右北平郡治宋氏琬云括地志所言

當在今薊州玉田縣界此後漢之右北平是秦與

後漢爲一城且注引魏土地記三言右北平城皆指一地言益足徵無二城矣蓋秦爲無終縣地漢析置土垠又爲土垠縣地也

濡水

經濡水從塞外來東南過遼西令支縣北

左共

按濡爲湏之誤段氏經韻樓集王氏讀書雜誌皆詳辨之讀者幾欲盡改水經注之濡爲湏然有疑者說文有故安之濡水而無令支之湏水說文湏湯也玉篇亦然師古於漢志故安下又明背說文以乃官音之廣韻乃于十虞二十五寒兩收濡字皆云

水出涿郡其十虞之濡本說文舊音二十五寒之濡卽師古音也又何不檢水經注而以出遼西之濡當之耶逮至集韻始出湏字奴官切水名在遼西肥如又云或作濡余意丁度等以濡字奴官之音不見古書而遼西之濡水實有此音又見從水之字適有此奴官切之湏字形復相近故以意定之如王念孫以湏需相混之說而不敢沒舊文又載或作濡者卽指水經注也大抵丁度段王所訂至爲確鑿但相亂已久恐酈氏原本已是作濡而爲奴官切至師古於漢志之湏音呼鴟反直是郢

書燕說竟不讀水經注誰謂班掾功臣耶
注要水又東南流逕白檀縣而東南流入于濡右
舊說要陽在密雲縣東南六十里白檀在密雲東
北七十里此皆北魏所移徙若漢之要陽在承德
府西漢之白檀在承德西南重脩一統志已考得
之畿輔通志亦云二縣在密雲東北塞外此則與
水經注無不合酈氏持節籌宜六鎮往來上都故
於此水言之甚悉若必謂要陽在密雲之南亦考
其地有要水否戴氏何不思之甚耶
注西藏水又西南流東藏水注之右

熊會貞曰西藏惟東南流則中藏東藏南流可以
注之若西藏西南流中藏東藏南流安能注之乎
西南為東南之誤無疑
注水出東溪一曰東藏水西南流出谷右
按一曰東藏水五字疑衍文
注亂流右會龍泉水左
熊會貞曰下文云水出東山西南流注三藏則在
三藏之左此右會為左會之誤
注西入五渡川右
按上文既敘濡水納五渡川後與高石水合則不

得云西入五渡川而後入濡水疑此五字為衍文
注言盧龍山在平岡城北殊為孟浪

魏志田疇傳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於
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
徑可從按平岡後漢廢故庾仲初不得其詳

注水出東北陽樂縣
郡國志遼西郡治陽樂後漢書趙苞傳為遼西太
守迎母到郡道經柳城則漢陽樂在柳城之東矣
此陽樂一統志謂在撫寧縣西魏晉時移置是也
而酈氏敘遼西郡治於此何能經柳城東耶

氏因上下文皆言某溪遂於縣下增溪字然實不
必增

注盧子之書
此四字疑有誤

注又南與温水合水出肥如城北西流注于玄水
熊會貞曰玄水逕肥如城南而西南流若温水出
城北而西流如何能注玄水當作水出肥如城東
北西南流注于玄水

注陳壽魏志以通河海也
武帝紀建安十一年從洵河口鑿入潞河名泉州

渠以通海魏志無河字戴據刪不知此今本魏志脫也酈氏於鮑邱水引魏志亦有河字蓋謂呼沱河也戴氏於彼不刪河字於此獨刪之何耶

注漢高祖六年封搖毋餘為侯國

右三

按索隱說亦非也彼意以廣州之海陽當為漢縣而志無之不知當高帝時其地屬趙佗漢安得取以為封國楚策蘇秦說楚王曰東有夏州海陽盧藏用云在廣陵東兩漢無海陽縣而前漢臨淮郡有海陵縣晉無海陵縣而廣陵郡有海陽縣宋志海陵前漢屬臨淮後漢晉屬廣陵然則晉之海陽

即漢之海陵亦即楚策之海陽今泰州治搖毋餘之封差為近之

注又東南至絜縣碣石山 文穎曰碣石在遼西絜

縣

左三

地理志曰大碣石在右北平驪成縣酈氏合文穎

班固說為一是也詳余晦明軒稿

注王莽改曰碣石也

右三

王莽改驪成為碣石正以碣石在驪成之故豈與大碣石參異同今本漢志誤作揭賴有酈注以正之趙戴反據誤本漢志改酈書慎矣

注濡水于此南入海而不逕海陽縣西也

左

地理志作南入海陽誤當作南至海陽入海

注至卑耳之溪有贊水者

右

按管子房注云贊水謂贊引渡水者即所云豈山之神走馬前導也酈氏以卑耳贊溪分爲二水誤矣

注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右方涉其深至膝已涉大濟

說苑作左方渡至膝從右方渡至膝已渡事果濟

注然卑耳之川若贊溪者亦不知所在也

右

熊會貞曰贊溪當即漢志之賓水以形近錯出

大遼水

經大遼水出塞外衛白平山

左

按郡國志注引山海經亦云遼水出白平山

注公孫淵遣將軍畢衍拒司馬懿于遼隊

右

畢衍魏志淵本傳作卑衍當誤

注應劭曰今昌黎也

右

昌黎縣之廢當因爲公孫氏所據後漢志昌遼爲

昌黎之誤顧亭林已言之畢氏敘趙書又引十三

州志以證之其說不可易齊次風引鮮卑傳謂後

漢名扶黎又改昌黎趙氏又直以扶黎當昌黎皆非也其實扶黎是續志屬國之無慮詳見余晦鳴軒稿

注以柳城之北龍山之南福地也

左七

十六國春秋前燕錄作龍山之西遼史亦作南蒙古游牧記云考龍山故城為今三座塔若以龍城在山之西則龍山當在三座塔城東境若龍城在山之南則龍山又當在三座塔北境今考水經注載白狼水先東北流逕龍山之西然後北流逕黃龍城東則龍山當在龍城之東迤南可知也據游

牧記謂黃龍即慕容皝之龍城而汪圖分為二圖黃龍城於白狼水北圖龍城於白狼水南恐非按地形志營州治和龍城和龍城即慕容皝和龍宮之城也是黃龍城即龍城不得分為二審矣又地形志龍城縣下真君八年併柳城屬焉是龍城柳城為二城蓋慕容皝改柳城為龍城乃廢柳城別置龍城至魏初復置柳城真君八年仍廢柳城入龍城也

注渝水首受白狼水

右三

熊會貞曰漢志渝水首受白狼不言白狼水則白

狼指縣言謂渝水出白狼縣也漢志如此者甚多
如無陽下無水首受故且蘭葉榆下貪水首受青
蛉定周下水首受毋斂皆指縣言與首受白狼同
又增食下驪水首受牂柯東界毋椽下橋水首受
橋山嶺唐下周水首受微外西隨下糜水西受微
外亦指鄜氏增出水字恐非班意

小遼水

注故謂之為梁水也

遼史太子河一名東梁河疑此脫東字

經西南至遼隊縣入于大遼水也

此當依朱本在小遼水所出下不必另為一條蓋
注文連敘入大遼水也

浪水

注若浪水東流無渡浪之理其地今高句麗之國治
余訪蕃使言城在浪水之陽

趙氏引應劭說以險瀆為朝鮮王都按險瀆屬遼
東安得在此應劭固非臣瓚知浪水在樂浪而又
牽合險瀆亦非也 括地志平壤城即王險城古
朝鮮也後漢書注王險城即平壤以後則無不以
為典據者大抵皆本此注蕃使言城在浪水之陽
為說余讀史漢朝鮮傳而知王險在浪水之南平
壤城非王險城也其證有四浪水今大同江也平

壤城在大同江之北而史漢並言滿渡沮水都王
 險證一也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海至列口蘇林曰縣
 度海先左將軍荀彘由遼東是漢以樓船由水道
 得名之攻其南左將軍由陸路攻其北樓船先至王險軍
 敗遁山中進退皆不言渡沮水左將軍擊朝鮮沮
 水西軍是荀彘與朝鮮戰尚在沮水之西未能至
 王險城證二也右渠願降遣太子入謝方渡沮水
 太子疑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沮水復引歸證三
 也武帝滅朝鮮定為四郡而樂浪郡治仍名朝鮮
 其因王險故城可知自朝鮮滅後高麗始興都丸

都城

丸都在鴨綠江東北

至三國時為毋邱儉所破王奔南

沃沮

魏兵退始移都平壤

見朝鮮史略

其時樂浪帶方

皆為魏屬郡不容高麗以喪敗之餘奪其樂浪郡
 治證四也是平壤城非王險城審矣古書淵奧城
 池流移雖蕃使自言本土亦不能得其詳也

斷斷... 晉書本土衣不論其精也
晉書... 王錫... 古書...
晉書... 不容高... 其...
晉書... 至三國... 其...
晉書... 其...
晉書... 其...

水經注疏要刪卷十五 宜都楊守敬撰

洛水

注山海經日出上洛西山

右一

今本山海經脫上字郡國志注引山海經雒出王
城南至柏谷西東北流按山海經無此文或郭注
之逸脫也

注水自宜陽山南

左四

熊會貞曰觀下文左合宜陽北山水知此當作宜
陽南山

注侯谷水出南山

左四

熊會貞曰上文作僕谷亭此作侯谷形近必有一誤

注故洛陽都典農治此後改爲郡

右六

洛陽無都典農魏志高柔傳有宜陽典農此當作宜陽典農治此魏少帝紀咸熙元年罷屯田官諸典農皆爲太守都尉皆爲令長晉書魏舒傳爲宜陽太守在晉文王時當因咸熙元年罷典農改爲郡

注洛水又東逕一合塢南

右六

杜氏新書杜恕去官營宜陽一合塢因其塹壘之

固大小家焉魏志杜下杜陽澗當亦因杜恕得名元和志福昌縣卽魏一合塢

注南北東三箱天險峭絕

右六

熊會貞曰箱元和志作面

注周靈王葬于河南城西南周山上

左八

按史記周本紀集解引皇覽西南下有柏亭西三字酈氏因下水逕柏亭南故分作兩條引之

注周山在柏亭西柏

左八

史記集解及續漢郡國志補注俱作柏亭西周山上則下柏字宜衍趙戴改北非

注魏司徒公崔浩注西征賦云定當為敬

右九

崔浩注西征賦已見河水篇孫志祖文選考異曰
接賦文不及定王疑定字誤本云句當為敬景悼
皆諡不應句獨稱名也

注又有交觸之水北出廩山

左九

按山海經作交觴

注地記曰

左十

地記未詳撰著人疑地說之誤

注其城方七百二十丈

左十

逸周書作洛篇作城方千七百二十丈此脫千字

沈炳巽改七百為六百蓋本類聚初學記所引逸
周書 又城上并有立字

注方六百里因西為千里

左十

王念孫曰今本逸周書作制郊甸方六百里國西
土為方千里誤也當以此作因為是上注云因連
接也謂連宗周為方千里也御覽一百五十七引亦作
因 趙於因下增方八百里四字蓋據師古說然
不必也只當從逸周書因西土為方千里

注自晨至午紫雲杳起

左十

御覽五百二十九引作至日中紫雲水杳

注天久不雨烝人失所天王自出祝令特苦精符感

應滂沱下雨

左十五

御覽五百二十九引作雨下

左十五

又東休水自南注之其水導源少室山

中山經少室之山休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洛

左十五

注控鶴斯阜

左十五

列仙傳亦作鶴

右十五

注洛水又北陽渠水注之

熊會貞曰陽渠水詳穀水篇

右十五

注又有百蟲將軍顯靈碑蓋本碑級隊學防

以伯益為隕斃又加以百蟲將軍之號俚俗妄談

而羅泌路史信之是謂無識朱氏之辨亦未了然

梁玉繩史記志疑辨之審矣

左十五

注師次於明溪者也

左傳昭公二十二年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

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緱氏于溪泉不作明溪

杜注鞏縣西南有明溪泉酈氏蓋并注文言之

左十五

注脩壇河洛擇良議沈

議沈不誤河水注亦有脩壇河洛擇良議沈八字

蓋沈璧於河洛也路史亦作議戴改即非

注廣袤九尺

左六

廣袤上有甲似龍背四字此脫當補

注什政之度

左六

按什為斗之誤藝文類聚十開元占經十八引中

候并作斗政之度戴趙改作七非

注至於稷下

左六

御覽兩引並作下稷類聚亦作下稷當倒互鄭康

成宋均注並云稷讀曰側並謂日側也

伊水

注十三州志云山在東南今是山在陸渾故城東南

八十許里

左六

熊會貞曰伊水東流先經三塗後經陸渾城故知

山在陸渾之西南酈氏特云今在者表與闕說異

也此東南為西南之誤無疑

注東逕晉使持節征南將軍宋均碑南

右三

按後漢宗均字叔庠南陽安眾人後漢書訛宗為

宋辨見惠棟後漢書補注又有注緯書之宋均隋

書經籍志稱為魏博士此為河南新城人與後漢

初之宗均時代籍貫不同而與注緯書之宋均時

代相近或在魏為博士至晉為征南將軍乎戴氏

何所據而改爲宗乎

注又有明水出梁縣西狼皋山

右三

狼皋山亦見汝水篇疑山海經放皋山本亦作狼皋不然酈氏當有說

注西北流逕楊亮壘南

右三

此當是楊亮爲姚襄將時所築

注西流陸渾

左三

熊會貞曰趙戴據孫潛說作逕陸渾縣南非也陸渾在伊水之西大戟水在伊水之東不能逕縣南也只合增逕字縣字

注左與倚薄山水合

右三

熊會貞曰左當作右蓋狂水西流倚薄山水自北南流在狂水之右不在左也

注來需之水

右三

山海經本作需戴改儒不言出何書當是大典本然何足據也

注魏文帝獵於此山虎超乘輿

左三

魏志孫禮傳是明帝

注澗水

澗水出於其陰北流注於穀 地理志曰澗水出

新安縣東南東入洛

左云

熊會貞曰酈氏所指即今之王祥河蓋以證山海經北流之說也然其水注於穀蓋入穀以入洛也段玉裁據今本漢志謂當以東字斷句是與酈氏引山海經之文適相反按當以南字斷句戴刪下東字非也

左云

經東南入于洛 熊會貞曰酈氏蓋以山海經漢志說相同故敘於前而水經言東南入洛與山海經漢志異故以下采東南入洛之水以證之

注謂之八特坂摯仲治三輔決錄

左云

戴氏截摯仲治以下九十字入穀水余謂不當移注或以是水並為周公之所相卜也呂忱曰今河南使水

右云

酈氏謂是水為周公之所相卜是指離山之澗水非謂穀水趙戴誤會酈旨以死解使孫氏又以死解伊歧之又歧矣

水經注疏要册卷十六
宜都楊守敬撰
穀水
珉趙據御覽改作珉按山海經作珉郭注云音堙
則作珉是
注所謂二嶠也
熊會貞曰據春秋正義俗呼為土嶠石嶠其阨道
在兩嶠之間是此土嶠與河水篇之石嶠為二嶠
又後漢書梁冀傳採土築山以象二嶠西都賦左
據函谷二嶠之阻亦有二嶠之證趙戴因後世有

水經注疏要册卷十六

穀水

注其中多珉玉

珉趙據御覽改作珉按山海經作珉郭注云音堙

則作珉是

注所謂二嶠也
熊會貞曰據春秋正義俗呼為土嶠石嶠其阨道
在兩嶠之間是此土嶠與河水篇之石嶠為二嶠
又後漢書梁冀傳採土築山以象二嶠西都賦左
據函谷二嶠之阻亦有二嶠之證趙戴因後世有

三嶠之名改二為三非也

注魏晉之日引穀水為水治

魏志韓暨傳徙監治謁者舊時治作馬排又云每一熟石用馬百匹更作人排又費功力暨乃因長流為水排即此所云水治也

注毋邱興盛墓南

按魏志蘇則傳單名興

注白虎衝尸

衝字不必改相墓術此為最古郭璞葬經從此出

注世謂之紉麻澗十六

按此六字本郭注非善長所加下文百答水句亦

郭注文

注北流注于穀

今本山海經北上有西字

注平蓬山西十里廆山

熊會貞曰西山經平蓬山西十里曰縞羝之山又

西十里曰廆山是廆山在平蓬之西二十里此十

上脫二字

注世謂之孝水也

以上文紉麻百答慈澗例之此六字亦郭注文而

右三

右三

右三

左三

右四

左四

右五

今本山海經脫之御覽六十引山海經有此六字

注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齊人城邾

右六

按左傳是襄公二十四年

注後張方入洛破千金竭

右八

御覽七十引晉後略曰張方圍京邑決千金堰水

溝渠枯涸井多無泉此亦當在所脫文內

注北引渠東合舊瀆

左八

熊會貞曰此蓋卽上所云磧北出爲湖溝也全趙

未合審乃於北上增穀水二字疏矣

注石季倫金谷詩集敘曰余以元康七年

右九

按金谷詩集敘今不傳文選別賦注丹鉛雜錄夔
州四部稿引作元康六年

注有清泉茂樹眾果竹柏藥草蔽翳

右九

蔽翳類聚九作之屬寰宇記作備具

注金谷水又東南流入于穀穀水又東逕金墉城北

魏明帝于洛陽城

右九

按戴氏所補二十六字卽據趙氏說故遺書本亦
同若云是大典本則誣矣通典金墉城在洛陽故

城西北角此戴氏所本

注渠水又東枝分南入華林園

左十

熊會貞曰渠水紀要作穀水戴據改是也蓋方敘穀水何遽突說渠水趙從朱作渠水汪氏即就渠水圖之非也 此亦汪氏未見戴本之證

注池南直魏文帝茅茨堂前有茅茨碑是黃初中所立也

卮林曰魏書任城王傳孝文遷洛作茅茨堂東曰步元廡西曰游凱廡命羣臣賦詩據此則碑立於當塗而堂乃魏孝文所作按周說與伽藍記合余謂當是子桓創作魏孝文因之耳不然安得有茅茨碑 伽藍記古鈔本兩明字皆作文與此注合

耀文據誤本伽藍以訾酈氏趙氏又據以議同軌不悟李氏縱一時謬答街之載之記中竟不知其時代不相值耶

注惟劉楨平仰觀之

御覽五十一作平仰觀之書鈔作平視如故又御覽

四百六作平視如故 魏志王粲傳注楨獨平視

按曲禮注平視謂視面也故太祖以為不敬或作平仰或增如故二字皆非也

注侍中賈盾右

御覽九百四十九引晉書亦作侍中趙戴改作侍臣誤

注晉曰建陽門

右十四

伽藍記東面北頭第一門曰建春門漢曰上東門
魏晉曰建春門高祖因而不改此注下文開陽門
又引晉宮閣名曰故建陽門也則建陽門不在此
是建陽為建春之誤

注詔開門欲入憚不內

右十四

謝承後漢書以為何湯守開陽門事當是一事而
兩傳之

注陽嘉四年乙酉壬申

右十四

伽藍記劉澄之山川古今記戴延之西征記並云

晉太康元年造此則失之遠矣

注使中謁者魏郡清淵馬憲

左十四

伽藍記作將作大匠馬憲

注漢宮記曰上西門所以不純白者漢家厄於戍故
以丹鏤之

左十五

百官志注引作應劭漢官曰上西門所以不純白
者漢家初成故丹鏤之此漢宮記是漢官之誤彼
初成是厄戍之誤玉海引已作漢宮記知訛誤已
久

注流注靈芝九龍池

右十六

魏志文帝紀黃初三年穿靈芝池

注南流逕神虎門下東對雲龍門

右去

東京賦飛雲龍於春路屯神虎於秋方

注引宮殿簿北宮有

雲龍門神虎門班固典引召詣雲龍門注德陽殿東門也

東門稱雲龍西門稱神虎

注臣將入言事于此

右去

言字不誤

注今闕前水南道右置登聞鼓以納諫也

左去

玉海後魏書世祖闕左懸登聞鼓以達冤水經注闕右置登聞鼓以納諫庖林非之謂闕左平柱乃

在桑乾闕右求言則洛城朱雀闕也但魏書刑法志言神廡中詔崔浩定律令闕左懸登聞鼓云云而不言闕右之制故伯厚引水經注以補之非不知闕右在洛城也

注渠左是魏晉故廟地

右去

魏志齊王芳紀注問諸長老晉初受禪即用魏廟又見宋書禮志

注董卓銷爲金用

左去

按後漢書董卓傳引應劭說金作錢是

注又南東屈逕津陽門南故津門也 又東逕宣陽

門南故苑門也

按今本洛陽伽藍記次西曰宣陽漢曰津陽是直以宣陽為津陽與注不合考陸機洛陽記洛陽有十二門此漢晉舊門也元魏高祖增承明一門是當魏時洛陽有十三門其南面有四門第一曰開陽次西曰平昌次西曰宣陽次西曰津陽何允中刊本其南面尚題四門而數之只開陽平昌宣陽三門竟合宣陽津陽為一而又誤以津陽為漢門此係傳寫者但知洛陽有十二門遂妄合宣陽津陽為一當據此注訂正之

左三

作小苑門伽藍記寰宇記同此脫小字

注津陽城門校尉

左三

續漢書五行志無陽字是陳宣後漢人其時只稱津門也

注陳宣止之曰王尊臣也

左三

按續漢書五行志三引謝承後漢書詳載陳宣本末水經注約其文寰宇記又抄水經注也

注實為神也

右三

神下脫都字耳

注洛陽諸宮名

右三

諸當從上作故

注得走鼠于臺上

郭注爾雅謂辨鼯鼠事始終軍王楙野客叢書以爲本竇攸事而誤以爲終軍按說文謂豹文者是鼯鼠唐書盧若虛傳又從說文而以鼯鼠爲非蓋說文以爾雅豹文二字上屬也 又按御覽九百一十一引郭注爾雅作漢文帝誤而其文校今本爾雅注甚詳又作鼯鼠豈郭注本在鼯鼠下後人誤系之耶附記於此

注漢官曰

續漢書百官志引無儀字後漢書秦彭傳引有儀字

注靈帝光和六年 邕以熹平四年

熹平在光和之前光和不聞有刻經事洪氏隸釋謂熹平刻石光和立石柱詩苦縣光和尙骨立指石經也

注奏求正定六經文字

洛陽伽藍記亦云五經范書蔡邕傳則云六經此注上文言五經此又言六經錯出隋唐志以爲七經趙明誠董道皆從之是也

注孫賜之云云

左三

孫賜之有畫記

見隋志

此當別有書記之文

注碑石四十八枚

左三

後漢書蔡邕傳李賢注洛陽記曰太學在洛城南開陽門外有石經四部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論語三碑二碑毀洪頤煊按西行二十八碑南行十八碑共四十六枚洛陽伽藍記水經注俱作碑四十八枚八即六字之譌

注東有一碑

右五

御覽五百八十九引西征記曰國子堂前有列碑南北

行三十五枚刻之表裏書春秋經尚書二部大篆隸科斗三種字碑長八尺今有十八枚存餘皆崩太學堂前石碑四十枚亦表裏隸書尚書周易公羊傳禮記四部本石墮相連多崩敗又太學讚碑一所漢建武中立時草創未備永建六年詔天下三府繕治有魏文典論碑今四存二敗

右三

注其水又東左合七里澗

熊會貞曰此以上敘正流與枝水分合秩然但穀水屈而東出陽渠與穀水枝分北注北入洛陽溝

之水未明言其歸宿自此以下時言陽渠時言穀水且只言穀水入洛而陽渠不言所入驟觀之令人茫然莫解細思之知此七里澗卽上穀水屈而東出陽渠與穀水枝分北注北入洛陽溝之下流蓋上言鴻池陂在洛陽東二十里此七里澗之橋在洛陽宮東六七里知穀水遠至鴻池陂又左合建春門外之七里澗也七里澗蓋卽穀水屈而東出陽渠與穀水枝分北注北入洛陽溝之水下流之異名觀寰宇記引輿地志云洛陽城外四面有陽渠水上流注函谷東流注城西北角仍分流繞

城至建春門外合流又折而東注於池所謂注池卽建春門之水注鴻池陂之明徵也審此則注上文穀水屈而東出陽渠與穀水枝分北注北入洛陽溝之水已有歸宿故注不復敘二水是自鴻池陂以下洛陽城南城北之水已合而爲一也至此下或言陽渠或言穀水蓋以穀水亦有陽渠之名但言陽渠則失穀水但言穀水則失陽渠故錯出以見一水而二名觀此篇末但言穀水入洛洛水注但言陽渠水注之一水二名之意顯然全氏不察乃言注不敘陽渠水入穀疑有脫誤且謂源流

分合多有錯誤汪氏又分圖陽渠水穀水入洛何其疏也

注隱淪妄死

按神仙傳作卒死卒死者暴死也又作埋之於振橋當是旅橋之誤

注始為折楊之歌

御覽五百七十三引搜神記楊下有柳字

注文字厥集矣

朱箋謂字當作載其說是但載字形不近當是在字

注改商曰殷此始也

洹水注既以盤庚所遷為殷墟在鄴南三十里此復云盤庚所遷在偃師蓋據舊說隨以薛瓚皇甫謐證之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東哲云孔子壁中書將始宅殷酈氏蓋據東說

甘水

注京相璠曰今河南河南縣有甘水

按縣西南有甘泉是杜注酈氏不引之者以輿水經言縣南無大異也且酈氏明以經言縣南為非故引京說以正之若京氏亦有南字則與經文及

杜氏同矣 熊會貞曰京氏疊河南二字謂河南郡河南縣也戴刪非

漆水

經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俞山東北入于渭

右元

此經蓋兼采山海經說文其云出扶風杜陽者本說文也云俞山者即山海經踰次之山也云東北入于渭者東據說文北據山海經也然二說水地皆異不可合為一

注山海經曰踰次之山漆水出焉北流注于渭

右元

此山海經西山經之文其上文曰浮山即水經注

之肺浮山與麗山連麓而在南今在陝西臨潼縣南又西七十里曰踰次之山漆水出焉注今漆水出岐山郭氏蓋不敢質言故但以今漆水釋之按臨潼之西七十里即此注後文引潘岳關中記所云漆沮在鄠縣者故云北入渭又即後文引開山圖所云麗山温池西南八十里之岐川在杜陵北者酈氏未覺其與說文漢志不合故以自北而南解之即實非也

注說文稱漆水出右扶風杜陽縣

左元

今本說文作杜陵誤當據此訂正杜陵屬京兆尹

注一曰漆城池也

左元

此與小徐合大徐本作一曰入洛誤

注皆注酆鄗水北注渭

左元

漆沮在酆是在渭南安能南注戴氏作漆沮皆南

注酆鄗水北注非也當作漆沮酆鄗皆北注渭

注温池西南八十里岐川在杜陵北

左元

岐山杜陵去温池何止三四百里此所云岐川即

酆縣之漆在杜陵北者漆岐音近通稱故渭水注

云大道川東南流入漆即故岐水也酆意以岐川

即漆水乃趙戴改作岐山無論道里不合亦不見

引書之旨

注漆水出漆縣西北岐山東入渭

右三

書疏引闕駟說止此岐上無至字是至字爲王伯

厚校增此亦戴襲趙之證 下今有云云是酆氏

自說胡渭誤連此爲闕駟說非也

沮水

經東過馮翊祓禱縣北

右三

熊會貞曰經言沮水東過祓禱縣北據注則逕縣

南疑經注各指一水

注東逕懷德城南

右三

漢志左馮翊懷德縣下禹貢北條荆山在南下有
疆梁原洛水東南入渭自是朝邑之懷德閭百詩
言之審矣自隋志誤系荆山於富平縣元和志長
安志遂沿其誤水經注敘疆梁原於洛水篇又於
渭水言懷德在渭水之北沙苑之南知其於漢懷
德確指不誤不特寰宇記可證也

注闕駟曰縣西有涇渭

三左

史記夏本紀正義引十三州志作萬年縣南有涇
渭按作南是也

水經注疏要刪卷十七

宜都楊守敬撰

渭水

注渭水出首陽縣首陽山渭首亭南谷山在鳥鼠山
西北

右一

按經文作渭谷亭疑當從注作渭首南谷當斷句
明統志及一統志並稱南谷山誤也

注則過水右注之

右二

熊會貞曰則上乃脫左字戴增次字非右字是全
謂當作合非

注渭水又東與落門西山東流三府谷水注之

右三

熊會貞曰趙改與作逕是戴改作有並刪府字非也一統志三都谷在伏羌縣西水經注渭水逕落門西山三府谷水注之宋史祥符九年知秦州曹暉敗西番宗哥族唃廝囉等於三都谷三都蓋卽三府音近致訛

注又東流而南屈入黃槐川

右四

熊會貞曰戴刪而字非也上文有渭水入武陽川

注其水北逕冀縣城北

左四

水趙於城上增故字是也按上文長塹谷水安蒲溪

水衣谷水不言所入則此句下當有入渭二字

注王莽更名鎮戎

左四

後漢書馬援傳作鎮戎與此同按謂鎮撫戎狄之義今本漢志作填戎誤趙乃據改戴不從之是也

注西南流逕清賓溪北

左五

熊會貞曰北字當是衍文注不言清賓溪所出入則知此清賓溪卽指瓦亭川

注左會方城川

右六

熊會貞曰方城川下有脫文

注與受渠水相會

左六

注例當刪相字

注自石宕次得蝦蟆溪水

左八

按宕當從上文作巖此因省作宕遂訛為宕趙戴反據此改上文何也

注渭水東歷縣北封山流之陰逕固嶺北東

右九

按趙移流於陰下是也移北東作東北朱云一本無東字是卷中邽字皆當作封道元遵當時之制不容改為古字也

注東亭水又西右則嘆溝水

右十

熊會貞曰右當作左東亭水西流嘆溝水西北注

則在左可知矣

注又西莎谷水出南北莎溪西南注東亭川水

右十一

熊會貞曰東亭川西流莎谷水西南流則出北山無疑况上溫谷水在右此連合敘之則自亦在右矣是南北乃北山之誤趙戴改南山非也

注逕南田縣南

左十二

地志書南由南田錯出當仍舊

注楚水又南流注于渭闕駟以是水為泝水言渭水

又東泝泝二水入焉

右十三

熊會貞曰言字不誤蓋渭水又東泝泝二水入焉

乃闕氏原文道元意以闕氏謂汧先入渭汧水後入渭故不曰汧汧而曰汧汧而汧水之前出汧縣者惟楚水故曰闕駟以爲汧水而卽引其先汧後汧之說以證其以楚水爲汧水隨自下已意謂闕氏言汧水出汧縣西北與諸地志同而所指之水則異也至下文乃實敘汧汧二水之次第以見闕氏先汧後汧之非文意紆曲然細按之固自秩然戴趙不得酈氏之旨改言作焉則文氣已斷是以渭水又東汧汧二水入焉作道元語矣果爾則當接敘汧汧二水而何以又言渭水入散關逕武功

後乃敘汧水又言渭水合陳倉水綏陽溪水逕郁夷城後乃敘汧水乎

注水東入散關

史記正義引抱朴子作散關趙景眞書昔者李叟入秦及關而嘆似指函谷關按抱朴子言西出搜神記言西入言西出者散關也言西入者函谷關也酈氏蓋主西入故下文云然熊會貞曰水乃又字之誤趙戴不悟故於水上增渭字

注渭水又東逕西武功北

曰此蓋延也

十四左

按武功去此地甚遠西武功於古無徵趙氏因改

爲武功縣西北不知中間尙隔陳倉郁夷虢諸縣
注無此敘例 熊會貞曰此蓋武功別城如小修
武小槐里之類故褚先生以小邑稱之

注昔文公感伯陽之言

左十五

老子入關當秦獻公之世見封禪書及郊祀志所
謂周太史儋也徐廣謂卽老子然斷非秦文公時
伯陽以清水注作陽伯爲是按陽伯當是陳倉人
之名此事封禪書郊祀志宋書符瑞志列異傳搜
神記晉書地道記互有詳略當參觀之

注自東南輝煌聲若雷野鷄皆鳴

左十五

封禪書從東南來其聲殷云野鷄夜雊郊祀志作
其聲殷殷云來時天爲之殷殷雷鳴文選西京賦
注引直作其聲殷殷此輝煌宋本作暉暉自是殷
殷之誤

注舜妻盲

左十五

竹書作后育似盲當爲育之誤又按御覽引尸子
曰堯妻舜以娥皇媵之以女英路史注謂皇盲聲
相近

注縣氏陳山

右十五

應氏此說不見地理志注蓋師古刪之疑當作縣

氏陳倉

注要道通人

左共

戴改人作入按人自通

注因謂是水為龍魚水自下亦通謂之龍魚川

右七

御覽寰宇記引作魚龍水按注既云出五色魚俗

以為靈則作龍魚是也

注昔郭欵恥王莽之徵而遯跡于斯

右六

鮑宣傳郭欵前後兩見不應並誤此當據漢書訂

注東南逕郁夷縣逕平陽故城南

右六

趙謂郁夷縣下有脫文戴刪下句逕字熊會貞曰

下逕字乃北字之誤耳以上文渭水逕郁夷故城

南考之此當是逕郁夷縣北蓋郁夷平陽二城南

北相直故連言之

注城北有漢邠州刺史趙融碑

右六

元和志周文帝大統元年置南幽州廢帝除南字

開元十二年以幽字與幽字相涉詔改為邠字是

幽州立於西魏邠州改於唐代至確疑此當作幽

州幽訛為幽校者又改作邠耳

注是有確溪之稱也

左六

淇水注汲郡西北亦有確溪按說苑遂出獵渭濱

至於礮溪則在此爲是

水經注疏要刪卷十八
宜都楊守敬撰
渭水
經又東過武功縣北 注渭亦于縣斜水自南來注
之 是以留耳
熊會貞曰斜水入渭在郿縣之西漢武功在郿縣
之東南三國時武功則在郿縣之西南觀諸葛武
侯書武功在五丈原馬冢之間可見若如今本注
似斜水入渭在郿縣之東而武侯書所謂五丈原
在武功西十里馬冢在武功東十餘里者皆不可
通因知經又東過武功縣北及注渭水於縣至是

水經注疏要刪卷十八

宜都楊守敬撰

渭水

經又東過武功縣北 注渭亦于縣斜水自南來注
之 是以留耳

右一

熊會貞曰斜水入渭在郿縣之西漢武功在郿縣
之東南三國時武功則在郿縣之西南觀諸葛武
侯書武功在五丈原馬冢之間可見若如今本注
似斜水入渭在郿縣之東而武侯書所謂五丈原
在武功西十里馬冢在武功東十餘里者皆不可
通因知經又東過武功縣北及注渭水於縣至是

以留耳共一百六十八字當在上卷渭水又東逕
郿縣故城南之上戴氏所校渭水又東逕郿塢南
云云在渭水又東逕郿縣故城南云云之下而不
知其中猶有錯簡也

注杜彥達曰太白山南連武功山

左一

杜彥達未詳其人其說卽柳宗元所本蓋本一山
連麓而異名故張衡西京賦潘岳西征賦歧而二
之然不害其大義也後儒乃據之以駁班酈則非
矣

注終如其言矣

右二

其字不可刪

注王少林之爲郿縣也

左二

少林王恽字晉書有傳

注渭水又東逕雍縣雍山

左二

熊會貞曰雍縣在今鳳翔南遠在武功醜縣之西
渭水不得逕武功醜縣而後逕雍縣明有訛文按
雍山在鳳翔縣西北三十里雍水出鳳翔縣西北
東南流逕鳳翔岐山扶風武功四縣南又東南至
蓋屋縣北入渭則注就水入處言不得云渭水逕
雍縣雍山亦不得云逕雍縣南雍水注之趙戴所

訂並非當作渭水又東雍水注之水出雍縣雍山乃合

注秦惠公之故居

右三

漢志雍縣下秦惠公都之王念孫據封禪書郊祀志訂作德公是也蓋德古作惠與惠形近漢志此注乃傳鈔之誤耳注下文雍縣德公所居不誤

注謂之為橐泉宮

右三

漢志橐泉宮孝公起祈年宮惠當作公起是各一宮也疑謂之二字衍黃圖則云祈年宮穆公所造

注俱發于雍縣城南

右四

趙戴於城上增故字非也雍縣二漢屬右扶風北魏屬平秦郡地形志雍縣下亦不云有雍城則自漢至魏相沿無廢置移徙不應有故字

注漢書地理志以為西虢縣

右四

此必後人所羈入酈氏既引晉書地記以為西虢地何得倒引漢志而又加謬誤耶

注逕美陽縣之中亭川水也

右七

熊會貞曰下無武水之名戴氏於川下增合武二字蓋臆說也紀要武水在武功縣即莫谷水則杜水非武水矣况武水亦後世之名耶莫水見下

注又南逕美陽縣西

右八

熊會貞曰按漢美陽城即今扶風北二十五里崇正鎮北魏美陽據寰宇記太和十一年改武功為美陽在今武功西南則在雍水西雍水當逕美陽東不逕美陽西然酈氏以魏人言當時之制自確鑿可信故杜佑從之云美陽治中水鄉城西即中亭川寰宇記云云不足據

注蜀遣姜維出洛谷圍長城即斯地也

左八

蜀志姜維傳作駱谷又魏志曹爽傳亦作駱谷即駱谷道也在今蓋屋西南

注即斯地也

左八

斯地也下當補其水又北入於渭七字

此山不當蘇其水又北入汝水

水經注疏要册卷十九

宜都楊守敬撰

渭水

注李奇謂之小槐里縣之西城也

史記樊噲傳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灌廢邱最索隱引李奇曰廢邱即槐里也上有槐里此又言者疑此是小槐里非也按文云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總言所攻陷之邑別言以水灌廢邱其功特最也何者初言槐里稱其新名後言功最是重舉不欲再見其文故因舊稱廢邱也按索隱所駁良是然自有小槐里故酈氏節取李奇小槐

里之說而引水灌城滅章邯則於下大槐里敘之

右二

注東逕武功縣為成林渠
熊會貞曰漢成國渠無成林渠之稱此林字乃國
字之誤溝洫志地理志皆作國

注章邯為雍王都廢邱居槐里

右三

按下云漢祖滅章邯三年改曰槐里謝疑居槐里
三字衍戴遂據刪然考史記周勃世家攻槐里好
時最又云圍章邯廢邱破之樊噲傳擊章邯下郿
槐里柳中咸陽灌廢邱最漢書並同是未改槐里
縣之先廢邱亦有槐里之名故史漢稱廢邱又稱

槐里也此注都廢邱居槐里正本史漢為文

注長楊五柞二宮相去八里

左三

長安志引作八十里據丙吉傳武帝疾往來長楊
五柞宮恐不至八十里

注宮有五柞樹在盩厔縣西

左三

朱箋曰西一作矣趙氏非之云漢書注作西今按
武帝紀注只言宮在盩厔無西字燕刺王傳丙吉
傳亦無西字元和志五柞宮在盩厔東南三十八
里此西蓋南之誤

注甘水又東得澇水口

右四

說水澇水出右扶風北入渭與此注合而漢志無澇水王念孫謂鄠縣下之潏水即澇水之誤其說至確而酈注釋澇水不引漢志知其沿誤已久注又東北逕鄠縣故城西

右四

據寰宇記自漢至隋皆於故鄠城置縣則不宜稱故城或北魏有移徙也

注即上林故地也

右四

熊會貞曰據漢書東方朔傳上林在渭南又考司馬相如上林賦出入涇渭揚雄羽獵賦上林北繞黃山張衡西京賦注引三輔故事上林北有甘泉

九嶷南至長楊五柞則渭北亦有上林地經又東豐水從南來注之

左四

此下豐水出豐溪至地說云一段本長安志所引豐水篇逸文趙氏已引入補豐水篇戴氏見之自當置之乃以入於渭水又東豐水從南來注之之下戴氏蓋見此一段已將豐水源委敘訖略為增訂置於此下恰合不思此長安志約合經注為文故首尾畢具若如戴氏所補是經注別無豐水篇矣何以長安志所引交水注三條共一百零三字此非豐水篇之逸文而何戴氏奈何不省而遺此

口實於後人乎此不待張石舟親檢大典本無此五十五字而已發其覆矣

注張昌曰橋在長安西北茂陵東

右五

此漢書武帝紀服虔注文張昌必服虔之誤

注使者鄭客入柏谷關

左五

朱箋云鄭客宋本水經及搜神記皆作鄭容此容字皆誤趙戴遂據改作容余按漢書五行志引史記作鄭客宋本初學記亦作鄭客未必容是而容非

注取以款扣梓

左五

初學記五引無款字是也款即扣也當是或作款或作扣遂以入正文戴改扣作列非

注言祖龍死

左五

搜神記作明年祖龍死此脫明年二字今本史記作今年潛邱劄記力辨其非又引太白詩為證

注鄙水又北注于渭

左六

史記秦本紀正義云今按瀉池水流入永通渠蓋酈氏誤矣考長安志引括地志今按瀉池水又北流入永通渠不至慈石門亦不復入渭矣是有移徙也而張守節乃據以駁酈氏疏矣

注渭水又東北逕渭城南

左六

熊會貞曰此漢渭城縣在今咸陽東注當云縣故城因訛作經後人遂刪縣故城三字

注別五百歲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出

右七

此事史記周本紀秦本紀封禪書老子列傳漢書郊祀志並載之當以周本紀封禪書作十七歲為是集解索隱正義顏師古言之詳矣秦本紀作十七歲老子列傳郊祀志與此注作七十歲並誤注太史公曰長安故咸陽也漢高帝更名新城武帝元鼎三年別為渭城在長安西北渭水之陽

右七

自高帝以下本漢書地理志文但改更名為別為酈氏前引文類以渭城為咸陽本同班志而此處乃因史記盧縮傳云長安故咸陽長安本秦鄉名故屬咸陽故史公云云酈氏引之故以示博然竟似長安更名渭城故改更名為別為而更名新城終有語病史記曹參世家東取咸陽更名曰新城

右七

注南有沈水注之

酈氏及顏師古並稱潘水即沈水必相承舊說確不可易段茂堂據文選上林賦李注引作沈水遂疵師古沈水為不根之談其實沈水又沈水之誤

紛紛更改皆非也

注可坐萬人

朱箋云宋本可上有上字按史記本有上字何必
宋本趙增是也

注殿東西千步南北三百步庭中受十萬人

左八

梁玉繩史記志疑云阿房之制所說多異史記正義引三輔舊事云東西三里南北五百步黃圖云東西五十步南北五十丈蓋規度恢宏莫能究的今以黃圖敘朝宮參之則中可受十萬人者乃言朝宮關中記誤以為阿房耳

注俗言真女樓

闕高二十丈

左八

黃圖引楊震古語云俗謂鳳闕為貞女樓趙戴改真作貞是也據黃圖云鳳闕高二十五丈又引廟記云高七十丈五尺諸說不同

注三輔黃圖曰神明臺在建章宮中上有九室

右九

今本黃圖無此條

注沈水又逕漸臺東

右九

按漸臺有二一在建章宮北太液池中一在未央宮西倉池中王莽死處酈氏兩載之最分明

注樓屋上

右九

樓朱箋云宋本作樓趙戴從之非也三輔黃圖亦作樓

注椽首薄以玉璧因曰璧玉門也

右九

三輔黃圖作椽首薄以璧玉因曰璧門此璧玉倒錯下衍玉字且上文但作璧門此亦作璧門可知

注亦謂是水為瀦水也故呂忱曰瀦水出杜陵縣

右九

漢志瀦水北過上林苑入渭說文瀦出也一曰水中坻人所為為瀦一曰瀦水名在京兆杜陵疑末說後人據字林增入不然酈氏何以舍說文而錄字林按三輔黃圖云瀦水在杜陵從皇子陂西北

流經昆明池入渭尤足與漢志相證

注五侯王氏大治池沼引高都水入長安城

左九

池沼漢書作第宅歌語本作高都則高都是也戴改次水非

注竟連五杜

左九

漢書元后傳作連竟外杜按李奇注長安有高都水杜里既壞決高都作殿復衍及外杜里則作外字是

注水自渭出為灤

左九

熊會貞曰渭東流灤東北流又東南入渭似在渭

北然觀逕鄧艾祠北沈枝在南逕祠南則在渭南
注又東逕陽侯祠北漲輒祠之此神能為大波
左九
厄林曰淮南子武王渡於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
擊高誘注陽侯陵陽侯國也其國近水溺死於水
其神能為大波有所傷害因謂之陽侯大波揚雄
賦陵陽侯之素波應劭曰陽侯古諸侯也有罪自
投江為大波予以為非也論語摘輔象曰伏羲六
佐陽侯為江海宋均曰主江海事也陽侯之波義
蓋本此
注我貌猙醜
左十

御覽引但作我貌醜

注一水東入逍遙園注藕池

熊會貞曰此水注藕池不言下流其下流蓋即後
文所謂沈水枝渠上承沈水於章門西飛渠引水
入長安者也

注王莽更名永清明

左十一

清玉海引作青御覽作春

注即西安門北對未央宮

右十二

此注文本在顯樂亭下戴改即作一日移於誠正
亭下按不當移

注亦曰故光畢門也又曰便門 右三

御覽亦作故光畢門也下有又曰便門四字 右三

注有函里氏 右三

古今以姓氏為地名者多矣戴氏改氏為民非也 右三

注又曰光門 右三

御覽玉海引並有此四字戴刪非也 右三

注出西頭第一門本名橫門王莽更名霸都門左幽 右三

亭 左三

成帝紀三年虜上小女陳持弓聞大水至走入橫 左三

城門如淳曰橫音光三輔黃圖北面西頭第一門 左三

漢書昭帝元鳳四年封鄯善百官送至橫門外孟 左三

康曰橫音光 霸都門御覽長安志玉海並作朔 左三

都門是也 左三

注有都門有棘門 左三

御覽引無有都門三字此蓋衍玉海引有所見本 左三

已誤 左三

注又有通門亥門也 左三

御覽引作通元門此脫元字謂通元門居亥地非 左三

二門也 左三

注第二門本名洛門 左三

晉志北落師門一星在羽林西南天之蕃落也長安城北門曰北落門以象此也然則當作落門戴改厨門者以三輔黃圖云出東頭第一門曰洛門第二門曰厨門王莽更名建子門廣世亭然今本黃圖係輯本何足據

注高門長安城北門也一日厨門其內有長安厨官左三在東故城曰厨門也

後漢書注洛城門其內有長安厨官俗名厨城門前漢書霍光傳北出中門有長安厨故謂厨城門是厨門在北有明徵酈氏引文一氣直下戴氏無

故删一曰厨門四字而以洛門改爲厨門得不謂之鹵莽乎

注凡此諸門皆通達九達

右十三

按酈氏所敘與今本三輔黃圖多異黃圖云北出東頭第一門洛城門又曰高門王莽曰進和門臨水亭第二門曰厨門王莽更名建子門廣世亭北出西頭第一門曰橫門王莽更曰朔都門左幽亭其杜門則在南出東頭第一門曰覆蓋門一號杜門趙戴改作通達九達余謂當作通達九達注與沈水枝渠會渠上承沈水于章門西

右十四

熊會貞曰上文敘沈水又北分爲二一水東北流
卽上文所謂沈水枝津東北流逕鄧艾祠者也則
只一枝津東北出此復言沈水枝渠上承沈水於
章門西則似有兩枝渠自沈水出按渭水合沈水
後樂水自渭出東流注渭渭水又與沈水枝津合
渭水又東始逕長安城北則沈水去長安城尙遠
酈氏言沈水枝渠上承沈水於章門西蓋卽承沈
水枝津上文所謂沈水枝津分爲二一水注藕池
者也上文言注藕池不言下流此言承沈水於章
門西卽遙接之其不言承沈水枝津者蓋以沈水

枝渠承沈水枝津嫌複故省言承沈水耳然蛛絲
馬跡非細心不能領取 按沈水枝津上流只一
水下流分爲三其上承沈水東流分爲二一入渭
一注藕池注藕池之水東逕長安城中出城又分
爲二一注渭一入昆明渠注屢見沈水枝津讀者
易迷特揭於此

注東逕奉明縣廣城鄉之廣明苑南

十五左

按漢書戾太子傳史皇孫皇孫妃王夫人及皇女
孫葬廣明蘇林曰苑名也又云史皇孫位在廣明
郭北又云廣明成鄉爲悼園是廣明屢見又證以

蘇林之說知此廣明苑三字毫無疑義此必大典本誤廣為廉戴氏遂奮筆改之然何不考戾太子傳此亦鹵莽之一也 漢書作廣明成鄉此云廣成鄉則未知誰脫誰衍趙改城為成是據戾太子傳

注東逕虎圈南而東入霸 右共

熊會貞曰東逕虎圈上當有一水二字

注古曰滋水矣秦穆公霸世更名滋水為霸水以顯霸功 左共

此漢志注原文足訂今本漢志古上有師字之誤

注湓水又西北流入霸 右共

段玉裁曰今本漢志脫澆水酈所據漢志脫泥水故敘泥水不引志文而澆水篇引志文也然據宋敏求長安志則酈注述泥水所脫多矣安知不在所脫中也

注荆溪水又北入霸縣 右共

入字不誤酈氏敘水言入某縣者甚多戴氏不之覺故以為訛而改作逕耳趙氏從孫汝澄說改縣作水尤非下文溫泉入荆溪而後亂流注霸水安得於此即入霸水耶

注史記音義文帝出安門

右左

史記封禪書文帝出長安門集解徐廣曰在霸陵如淳曰亭名也漢書郊祀志作出長門是也音義二字當作封禪書安門當作長門

注史記曰霸澆長水也 涇渭長水盡得比大川之

禮

右左

封禪書山川祠是大川祠之誤讀文義自明趙氏不能以酈注訂之反以注為失何也然此段文上言霸澆長水也下又云涇渭長水實有訛衍全氏據封禪書改上作霸澆豐滂涇渭長水刪下涇渭

長水四字是也

注有白鷺羣飛

右左

師古注蛾若今之蠶蛾也故亭林據之謂鷺當作蛾然安知非師古見本之誤戴氏徑改非也

注倉狗攬脅

右左

此事見漢書五行志朱箋已引之原書作倉狗攬高后掖戴不改脅為掖而改攬為戟意雖通非事實矣

注霸水又北左納漕渠絕霸右出焉

左三

熊會貞曰漕渠即昆明渠左納漕渠即上文所謂

昆明故渠分爲二水一水東逕虎圈南而東入霸也

注帝乃釋之

左二

後漢書本傳但言帝意不平以問公卿是並未徵詔獄朱趙作釋之誤也按本傳作帝意乃釋全氏於釋下增然字似也終不若從本傳爲優

注渠魏尚書左僕射衛臻征蜀所開也號成國渠

左三

熊會貞曰晉書食貨志魏青龍元年開成國渠自陳倉至槐里三國志衛臻本傳不載按此與上文所言逕武功之成國渠乃一渠也惟漢志言成國

渠首受渭於郿縣衛臻所重開者則上承汧水於陳倉其源之遠近有不同耳

注冢北有弱夫冢

左四

避暑錄云有獲周惡夫印者劉原父云此漢條侯印也古亞惡通用史記亞谷侯漢書作惡谷吳仁傑云康成注書大傳謂惡爲亞然則亞正音惡弱惡音亦近不當改弱爲亞

注五色相繆

左七

戴於色下增采字非也御覽十五八十七引楚漢春秋並無采字繆作摻他亦小異

注鴻門在新豐東十七里則霸上應百里

右元

按新豐至霸城五十里霸城至霸上十里加新豐東十七里合計只七十七里

注按緣生此記雖歷覽史漢述行涂經見可謂學而不思矣

右元

按酈氏此辨不可解緣生本謂鴻門在新豐東七十里太遠故以霸城南門當之酈氏曲解孟注謂是指縣治言非指城言恐新豐城亦未必如斯之大即如其說且又加霸城五十里是校緣生說更遠何以又言緣生之乖乎

注在新豐東十七里無之

右元

云東十七里無鴻門也趙刪無之二字非御覽一百八十三引郡國志云鴻門在新豐縣西八里沛公見項羽處如其說則較史記云四十里差近

注東逕宜春城南

右元

熊會貞曰據上文白渠在鄭渠南沮水注鄭渠承涇水於瓠口東逕宜春城北此云白渠引涇水首起谷口東逕宜春城南是城在鄭渠之南白渠之北按其地位當是一城而一作宜春一作宜春必有一誤趙將張居據宜春秋苻健斬之則作秋是

注國于鄭父之邱是為鄭桓公無封京兆之文賢于薛瓚之單說左

竹書紀年晉文侯二年周惠王子多父伐郟克之乃居鄭父之邱名之曰鄭是曰桓公此薛瓚所本非瓚之單說鄭氏最信竹書此獨不考竹書何耶

注文北逕沈陽城北

三四左

寰宇記沈陽故城在華州東北十五里驛路南石橋東有沈陽城此城與故武城二縣並後漢省按漢京兆尹渭南郡所隸諸縣多在渭水之南此二縣並是馮翊屬縣據三輔地界言之皆合在渭水

之北當在同州及高陵涇陽之北界蓋因後漢安順間西羌擾亂關中縣人移於渭水南鄭縣界權脩壁壘以居年代綿遠因而稱為漢縣焉 今重刻戴本皆作沈陽而遺書本作沈陽下引漢志亦並改作沈陽據段氏校漢志云戴氏水經注改作沈陽謂即澇水也恐誤是戴氏原本並改沈陽審矣按注有兩沈水一承皇子陂合昆明池入渭即上文所謂澇水也一即此石橋水古即名沈水故漢志有沈陽縣今無端合石橋皇子陂之水為一又徑改漢志何其謬也官本但云沈下脫陽不云

沈為沈誤或戴氏旋覺其非段氏但據遺書本耳
注卽懷德縣故城也

此懷德城卽漢故城也在今朝邑縣縣治卽強梁

原自後漢省懷德漢末於富平復置懷德縣

隋志遂系荆山於富平元和志長安志復沿誤

之酈氏於沮水敘懷德城不言荆山於此則載漢

志絕不相混

注以節柏之心為博箭

按韓非子外儲說本作松柏朱氏何嘗據禮記趙

氏未免過輕鬱儀

注渭水又東合沙溝水

趙戴並改溝作渠按沙渠水上文已注于渭此當

仍作沙溝

注又逕符禺之山北流入于渭

山海經符禺之山符禺之水出焉北流注于渭然

山海經在小華山西趙戴移此於地望不合

注號公敗犬戎于渭隊服虔曰隊謂汭也

今本左傳作渭汭據此是服本作渭隊杜本作渭

汭

注服虔曰縣名都官三輔黃圖有船庫官後改為縣

